

# 我不是神药——马达加斯加本土抗疫药品沉浮录及其启示

熊星翰

## 一、抗疫神药的沉浮：从总统代言到悄无声息

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存在感不高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初期一度给人以世外桃源的错觉：从1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20日的约两个月时间里，当疫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时，马达加斯加始终维持着零确诊的记录。但是，就在3月20日马达加斯加政府决定彻底关闭本国领空之际，三天前从法国和毛里求斯回国的三位马达加斯加公民被宣布确诊，成为了该国官方确认的首批病例。<sup>1</sup>

相对于其他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在疫情防控期间极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推出了本国特有的抗疫药剂——COVID Organics (遵国际惯例，以下简称CVO)。CVO药剂由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 (Malagasy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研发，该药剂的主要成分是含有青蒿素的蒿属植物，成品形态有两种：一是类似果茶的瓶装药饮，二是袋装冲剂。一经推出，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 (Andry Rajoelina) 亲自为CVO代言，声称CVO对于新冠病毒同时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寄托着马达加斯加和世界人民的希望与未来。4月20日，拉乔利纳在电视镜头前亲口喝下CVO，随后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将其进行推广。他一边在主要城市设立药品分配点，向困难人群免费提供CVO药汤，一边还极力要求4月22日首先复课的初三、高三学生服用该药。

除了在本国大力推广CVO，拉乔利纳还将该产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通过援助的形式向一批非洲国家输出。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坦桑尼亚、科摩罗、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十多个非洲国家引进过CVO参与疫情防治。<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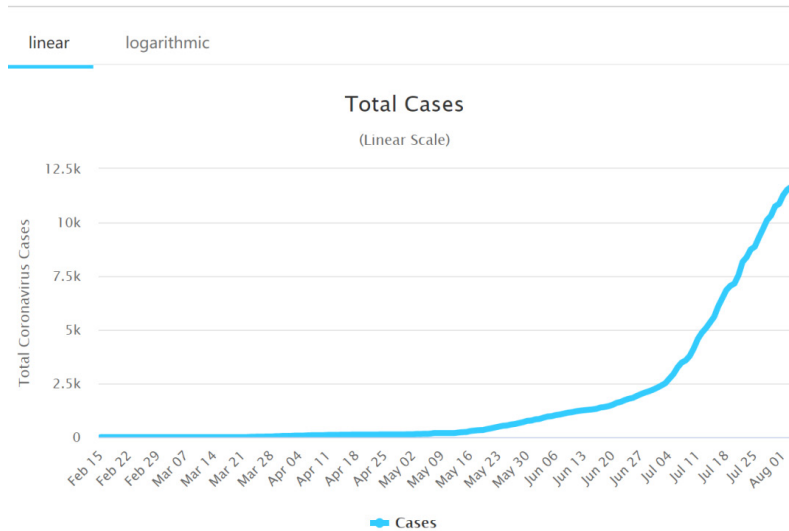
但是，CVO面世不久以后就遭到来自马达加斯加国内国外的多方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世卫组织愿意与马达加斯加合作，共同研究和测试CVO的有效性，但是目前为止CVO在研制过程和疗效检验方面都不能得到符合科学标准的数据和方法支撑。<sup>3</sup> 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大学医学院院长也指出：虽然出现引人注目的“马达加斯加制造”产品在新冠抗疫这样的大背景下值得肯定，但是使用经得起科学方法检验的产品才是能真正让人放心的抗疫手段。<sup>4</sup> 甚至马达加斯加本国的最高学术权威——马尔加什学院一开始都质疑CVO的功效，<sup>5</sup> 只是在后来受到政治压力后才有所改口。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并进一步宣传CVO功效，拉乔利纳在5月12日的时候亲自接受了来自法国24电视台 (France 24) 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的联合采访，在将近二十分钟的采访中，拉乔利纳介绍了更多关于CVO的产品细节，并再次强调了该药物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具有的意义。拉乔利纳指出：CVO的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马达加斯加3月底检测到首个病例后一直到他接受采访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马达加斯加没有出现死亡病例。拉乔利纳还批评国际社会上的质疑者不应该瞧不起非洲科学家，为了证明非洲科学家的可靠性，拉乔利纳举例说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早在半个世纪前研制的一种药方就已经被拜耳制药 (Bayer) 采用，而后者作为生产过数百种药品的国际知名企业，有过与之合作生产药品的经历自然就代表着马达加斯加自行研发的药物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最后，拉乔利纳将CVO的出现提升到了人类命运的高度，指出抗击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战斗，这场战斗能否胜利不取决于一国经济力量的强弱，而在于上帝的意志。<sup>6</sup> 拉乔利纳此番评论的言下之意是说马达加斯加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以本国科学家的智慧为中介，实现了本土特有植物向药品的转化，而这种药物恰好是应对新冠的特效药。所有这些特殊性显示的是一种超越“经济实力决定卫生医疗水平”普遍规律的现象，也就是神的旨意。

令人遗憾的是，在拉乔利纳接受采访后不到一周，马达加斯加出现了首个新冠致死病例。然而即便事已至此，拉乔利纳

依然努力为 CVO 辩护，他指出马达加斯加的第一个新冠致死病例是病人本身基础病过于严重造成的，以至于 CVO 已经无法很好地调理其机体。<sup>7</sup>但是，很快病毒的扩散就再也难以控制，5 月下旬以来马达加斯加疫情境况迅速恶化（见图 1），截至 8 月 5 日，当地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2000 人，在所有非洲国家中排名第十一位，死亡人数总计 135 人。<sup>8</sup>在这种局面下，CVO 迅速失去支持和关注，马达加斯加总统官方网站上也再难找到相关信息。

图 1 马达加斯加新冠确诊病例数量变化图<sup>9</sup>



## 二、马达加斯加神药事件的成因

马达加斯加此次得以推出抗疫神药的原因可以归为地利、天时、人谋三个互为关联的部分，这里逐一对它们进行简要解析。

**地利：**马达加斯加地处印度洋西南的热带、亚热带区域，有超过 300 千米宽的莫桑比克海峡将其与非洲大陆隔开，并且离周围最近的岛国毛里求斯、科摩罗以及法国海外省留尼旺、马约特的最短海上距离都超过 100 千米。此外，马达加斯加面积约 58 万平方千米（世界第四大岛），有独特的环境史和文化史。就药物制造而言，上述两个地理要素的结合为马达加斯加创造了条件——一是具备生物多样性和独特性，这是产生本土药物的物质基础；二是马达加斯加岛内居民独特的文化发展历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医学知识变成成为制造本地药物奠定文化基础。此外，马达加斯加的地理属性也成为它与外界人员和物质沟通的障碍，在平时这是一种劣势，但是在需要阻断疾病传染的时候，这样的地理条件却可以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它既能推迟疫情抵达的时间，还能减小病毒携带者涌入的规模，这使得马达加斯加在疫情初期的病例数量增长缓慢，从而为推出 CVO 赢得了时间，也为宣传 CVO 的疗效提供了虚假但是吸引人的证据支撑。

**天时：**此次新冠疫情目前已知最早的爆发地区在东亚，随后是中亚、西欧和北美，地处南半球的马达加斯加不在疫情最初扩散的焦点地区。此外，与马达加斯加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法国在各自疫情爆发时都不是本国民众赴马达加斯加旅行的旺季。就中国而言，疫情爆发在春节到来前，此时主要是海外华人的返乡高峰期。在获得疫情相关消息后，马达加斯加政府立即对节后从中国返回的旅客采取了严格的入境健康检查和隔离，因此没有发生源于中国的输入型病例。同样地，疫情在法国本土爆发时也并非法国旅客赴海外旅行的假期时段，如果疫情是在圣诞节前或者暑期爆发，马达加斯加受到法国疫情影响的间隔有大概率会显著缩短。可以说，疫情爆发的时间点也无意间推迟了马达加斯加疫情出现和扩散的进程，而它和上文中的地利因素一道，为马达加斯加“研制”和推广 CVO 赢得了一个时间窗口。

**人谋：**毫无疑问，马达加斯加现任总统拉乔利纳的个人意志对于 CVO 的问世和推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马达加斯加独立以来最年轻的国家首脑，拉乔利纳在 2009 年政变后因为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饱受国际社会制裁，并因此未能在 2009 至 2013 年作为临时过渡政府首脑做出显著的建树。在经过 2014 至 2018 年五年的蛰伏以后，2018 年大选获胜的拉乔利纳无比希望在自己真正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扭转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的颓势。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一份 270 页左右、囊括 13 个战略目标的《马达加斯加崛起倡议》(Initiative Emergence Madagascar) 准备大展拳脚，并且在 2019 年的任期第一年内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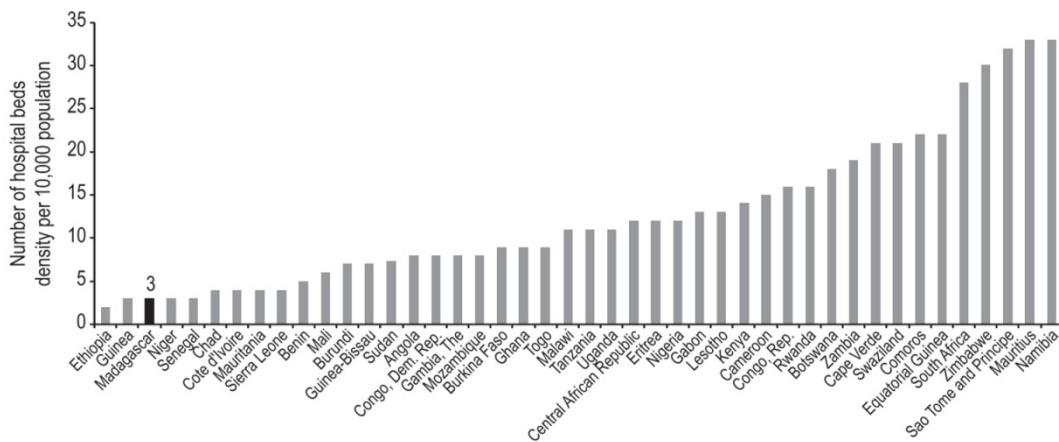
了不错的成绩，马达加斯加大多数发展指标在这一年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可以说，疫情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拉乔利纳的计划：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娱乐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受到直接冲击，而关系到马达加斯加就业率的非正式经济也因为疫情造成的宵禁、交通管制、营业时间限制等措施而活力大减。当下，拉乔利纳通过诉诸本土药物来寻求提振国民信心和增强外交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样的行为选择与受到西方民主体制支配的非洲政治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 三、马达加斯加神药案例的启示

首先，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脆弱，在疾病全球化面前会遭遇空前的压力，推出本土神药是面对这种压力的一种应该得到理解的应激反应。

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马达加斯加的医疗体系，特别是承担主要国民卫健服务的公立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物资、设备、人员短缺问题。即便在最大的公立医院，医疗物资缺乏也是常态，比如最大港口城市塔马塔夫 (Tamatave)，其中心医院的药品部门主管就曾向笔者透露这里几乎所有常用药都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物资和医务人员的匮乏导致对于病患的诊治经常无法及时有效进行，这种情况甚至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最好的医院都会发生。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人群，一次因为一只手指划伤前往塔那那利佛最大的公立医院问诊，但由于挂号排队等待过长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导致受伤手指被截断成为残疾。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马达加斯加每千人拥有的医务人员数量（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少于2.3人，每万人拥有的病床数只有3张（见图2），都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行列。<sup>10</sup>此外，据马达加斯加药剂师协会主席的估计，马达加斯加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药物依赖进口。<sup>11</sup>

图2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病床保有率（张/万人）<sup>12</sup>



马达加斯加如此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在面对凶险未知的疫情时，很难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并会因此诱发一系列伴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CVO的出现是这种综合性社会扰动下可以预见到的本土应激反应，虽然它存在利益相关者的投机成分，但也能够暂时缓和国内紧张态势，安抚民心。特别是在全球对疫病治疗的研究还未获得决定性成果之前，外来医疗援助在新冠病毒这样规模的危机面前起到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在走投无路中向本土智慧求助实属情有可原。另外不要忘记，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和西欧在面对新冠病毒时都奇观尽显，出现了认为“5G网络信号会传染疫情”和“注射消毒液可以治疗感染”的反智言论，以及新冠聚会（Covid Party）这样为庆祝病毒检测阳性而举杯的疯狂创意。在它们面前马达加斯加草药推广的尝试可以说非常理性与平和。

其次，CVO的案例体现了马达加斯加应对疫情时在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上被卷入全球化的态度和方式。

从政治维度看，在病毒来源至今未明的情况下，是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家最先尝试对其政治化和污名化，冠之以“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的名称，这是一种主观制造歧视的行为。在传染病学史上，使用地域来命名一种疾病不是没有先例，其中梅毒、西班牙流感、埃博拉病毒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6世纪梅毒首次大规模爆发时，意大利、马耳他、波兰等国将其称为“法

国病”，法国称其为“意大利病”，俄国称之为“波兰病”，奥斯曼帝国称其为“基督病”，日本则将它叫作“唐疮”。这些命名方法体现的不仅是医学水平低下的过去人们在面对新型传染病时的认知局限，更是民族国家兴起后不同群体以国、族、宗教为媒介对其他群体的指责。<sup>13</sup> 随着医学进步及其相关伦理体系的发展，对于传染性疾病预防出现去地域化和去群体指向的趋势。就此而言，马达加斯加的神药 CVO 能够采取病毒描述的原则来进行命名可谓实事求是，它没有试图通过命名方式来将矛盾从公共卫生领域转嫁到国际政治、族群身份甚至意识形态上，而是尝试通过自身努力来化解危机，这比欧美一些政客借疫情煽动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要更加具有中立性，是向国际通识靠拢的负责任态度。当然，此次疫情发生时中国能在非洲国家中获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也和双方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不断加强的往来联系和不断加深的相互理解有关，同时也有赖于中国自身抗疫工作出色成效所展现的说服力和中国在外交官、企业、援助人员等多方协同的努力工作。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常态，引导马达加斯加在面对疫情产生应激反应时去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共情，而不是走入隔阂和极端。

从文化维度上看，CVO 神话的破产是又一次“祛魅”过程。研发出 CVO 的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的主任曾说过：“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马达加斯加传统医药知识在经过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科学家的严格检验后被认为是有效的。”<sup>14</sup> 这正和 CVO 标榜自己符合科学标准异曲同工，两者都在寻求为传统医学寻找到科学性的论证和背书。这里不辨别研究院主任论断的真伪，但是可以肯定的地方在于——一旦传统医药和科学建立同盟，那么也意味着前者要被纳入现代医学科学的范式和规则中进行审视，也就必然使得原有医学知识及其所属社会文化中的“真理”受到挑战。总统以神之名亲自宣传的药物短期内走下神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挑战的结果，可以看到舆论绝大多数对于 CVO 的批评都集中在“没有科学依据”上，所对应的论述也都是诸如“临床样本极小”和缺乏“有效性及副作用测试”这样现代医学科学的话语。但要注意：这种文化上的祛魅并非马达加斯加和其它非洲国家独有的开悟过程，曾经英国和法国民众也相信国王的触碰 (the Royal Touch) 是治疗结核病的妙方。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中的文化祛魅会有先后和不同形式，但它们不代表不同人类群体间心智的优劣。

最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殖民活动对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深远，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语言为例论述这一点。

根据马达加斯加医药卫生的相关法规，凡是进入马达加斯加市场的药品，其内外包装及说明书必须用法语和马尔加什语的至少一种进行书写，仅仅这一条规定在很长时间内都阻挡着非法语国家的很多优质药品进入马达加斯加市场。因为药品属于受到严格监管的特殊商品，每一种进入市场的药物在原则上都需要通过当地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检验后才能获得销售许可号，这就要求外来厂商先提供药品样本接受检测。但是现在的药品生产流水线都是批量生产，对于希望进入马达加斯加的法语国家药企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非法语国家药企而言，这就意味着需要专门针对马达加斯加市场生产一批药物，并从中取出几件样本呈交当地药监局受检。一旦检验不通过，就意味着为了申请销售许可号而生产的所有药品报废。

不仅如此，即便非法语国家企业在马达加斯加取得了产品销售许可号，它们为此生产的相关药品也面临着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出于谨慎考虑，非法语国家药企一开始往往会选择当地市场上常见且需求量大的一些普药（比如阿莫西林、头孢）作为探路石，从而减少前期市场宣传的成本，同时争取缩短出货周期。但是这样的常见药品自然而然也就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这一显著问题。一旦自身产品无法很快获得当地市场认可，那么药品迅速流逝的有效期就会很快转化成亏损。此外，同一种药物存在不同形态和单位计量，而这些差异都有待市场偏好检验。比如同为阿莫西林，胶囊和混悬剂可能会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产生明显的市场偏好差异。对于普通商品而言规格差异的试错成本不高，但是对于药品而言，不同规格是需要不同许可号和包装的。从非法语国家药企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产品试错成本昂贵，也就抑制了它们向马达加斯加进口更多药品的动力。<sup>15</sup> 长此以往，马达加斯加药品供应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上都严重不足，当爆发诸如新冠这样的大型疫情时，诉诸本土传统偏方也是药物和医疗设施短缺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熊星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政治学方向博士生，研究国家为马达加斯加。

参考文献

- 1 Officiel : trois premiers cas de coronavirus à Madagascar, <https://actu.orange.mg/officiel-trois-premiers-cas-de-coronavirus-a-madagascar/>. August 02, 2020.
- 2 Covid-Organ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vid-Organics>, August 03, 2020.
- 3 No evidence 'Madagascar cure' for covid-19 works, says WHO,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43669-no-evidence-madagascar-cure-for-covid-19-works-says-who/>, August 03, 2020.
- 4 Covid-19 à Madagascar : le traitement controversé du président Rajoelina, France 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9S0SU3Hs24>, August 03, 2020.
- 5 Unproven herbal remedy against COVID-19 could fuel drug-resistant malaria, scientists warn,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5/unproven-herbal-remedy-against-covid-19-could-fuel-drug-resistant-malaria-scientists>, August 03, 2020.
- 6 Andry Rajoelina sur FRANCE24 : "Il ne faut pas sous-estimer les scientifiques africains"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oBM5Rpp\\_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1oBM5Rpp_k), August 02, 2020.
- 7 Madagascar annonce le premier décès du coronavirus, <https://www.bbc.com/afrique/region-52701791>, August 05, 2020.
- 8 Total Coronavirus Deaths in Madagasca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madagascar/>, August 05, 2020.
- 9 Total Coronavirus Cases in Madagasca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madagascar/>, August 05, 2020.
- 10 Maryanne Sharp and Ioana Kruse,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in Madagascar 2000–09*,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1, pp.56-58
- 11 Pharmacie : Plus de 90% des médicaments sont importés, <https://www.newsmada.com/2019/09/26/pharmacies-plus-de-90-des-medicaments-sont-importes/>, August 05, 2020.
- 12 同上, Maryanne Sharp and Ioana Kruse Health, p.58.
- 13 Kari Nixon, Lorenzo Servitje, ed., *Syphilis and Subjectivity: From the Victorians to the Present*, Palgrave Macmillan, March, 2018.
- 14 TWAS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 Malagasy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 Profile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8, p.33.
- 15 本段关于殖民语言对马达加斯加药品进口的影响主要根据笔者 2009-2011 年间在驻马达加斯加中资药企内的工作经历撰写。

<b>《区域观察》</b>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a href="http://iias.tsinghua.edu.cn/">http://iias.tsinghua.edu.cn/</a>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王霆懿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b>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b>	